

## 第一章

唐善作了個惡夢。

他倒抽口氣，猛地從床上坐起。空氣中潮濕的味道、窗外清脆的雨聲，感覺漸漸鮮明起來……

原來這才是現實。

他環顧周遭，恍如隔世一般，房間裡的景象陌生得他都認不得了，但仍隱約意識到這裡就是他的房間——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矛盾感受。

整點一到，掛在正對面的布穀鳥鐘響了起來，一連叫了八聲，時間是八點整。他知道自己生理時鐘總是讓他在八點整清醒，醒來的時間對了，但他卻對布穀鳥鐘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一切是這麼正常又不正常。

他將視線移到其他地方，繼續打量。房間裡的擺設很簡單，家具除了他身下的床之外，只有書桌和椅子。

床邊的窗戶窗簾緊緊拉上，僅有微弱光線透入，室內顯得陰暗且潮濕，在窗台上有個仙人掌盆栽。書桌上放著一本書，呈攤開狀態，正中央擱著長條鍍金的書籤，似乎是看到一半。

他下床走到書桌旁，拿起書稍微翻閱一番，書名沒什麼印象，內容也不太清楚。這本書他真的看過嗎？連續翻了幾個段落，還是半點印象都沒有，最後他翻回第一頁，細細閱讀起第一章。

我感受到傾斜的時間，揮灑在艷陽之下，無形的雨，流暢的風，跟靜止的你和我。

那是一本文藝氣息濃厚的愛情小說，讀完一個段落，他感到腦袋隱隱作痛。

他心想：自己要不是鬼迷心竅，就是神經接錯才會選這本書來看。重點是，他對這本書太過陌生，像他從來不曾讀過，偏偏它又出現在他房間裡的書桌上。

這些陌生突兀的不真實感快將他逼瘋了——他需要到外頭透透氣。

走到房間唯一的門前，握住的圓形金屬門把格外冰冷。

將門推開，走廊陰暗，光線照不進來，盡頭是唯一有光亮的地方。他往有光的方向走去，漸漸聽到人說話的聲音。

聽起來，似乎是兩個人在對話。

離開陰暗的走廊，走下木質樓梯，他發現屋裡的擺設透著一股溫馨小家庭的氣氛，大部分的家具都是木製的，角落牆邊擺著半個人高的陶瓷矮人玩偶裝飾，三三兩兩隨意擺放，彼此相依笑得開心。

稍微打量了一下，最後在廚房找到了聲音的主人。

廚房是開放式的，一靠近便能看到裡頭的人，一名紅髮少年坐在餐桌一旁，桌上的餐盤已經空了，還有喝到一半的果汁，少年對著另一方他看不見的人談話。

「請問？」唐善打聲招呼才走了進去，終於看到另一個人。對方背對著自己，他只看見那一頭烏黑柔順的長髮。

背影看起來像是個高挑的長髮美女，可偏偏他聽到的聲音是兩個男人的對話。

「你終於醒了！我差點就要叫元雨把你那份早餐給我吃了！」紅髮少年見到他激動驚呼，表情遺憾誇大。

他們好像很熟，可他卻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「傑克，安靜點，唐善剛睡醒，怕吵。」

「你說我的聲音吵？！我的聲音超好聽好不好。」傑克想反抗又不敢造次般地喃喃碎唸。

被稱作元雨的男人將食物裝盤擺到桌上，並對唐善微微一笑，拉開椅子，招手讓他來坐。

唐善瞬間有些失神，全怪這長髮男人長得實在太好看，中性般的陰柔，若不聽聲音，還真會以為對方是個美女。

「你要喝果汁還是牛奶？」元雨邊詢問，邊走去開冰箱。

「……我想喝咖啡。」

「咖啡傷身，喝牛奶好不好？」說著拿出牛奶，幫他倒了一杯。

被拒絕的唐善倒也沒有什麼排斥感，坐上對方拉開的椅子，位置正對著傑克。他打量起傑克，在腦海中翻箱倒櫃起來。

不管是漂亮的元雨還是紅髮的傑克，他真的一個都不認得。

「你用這麼炙熱的目光看著我，小心有人會吃醋喔！」傑克發現他的視線，大聲嚷著，帶著點挖苦的意味。

吃醋？吃什麼醋？誰吃醋？為什麼要吃醋？

唐善腦中浮現好幾個問號，終於決定把自己的情況說出來跟他們討論。「抱歉，我一直想不起來，我認識你們嗎？我住在這裡嗎？我通通不記得了。」說完，看到傑克與元雨愣住的模樣，心裡不禁怪不好意思的。

「怎麼又來啦！」第一反應過來的是傑克。他指著唐善，轉頭對元雨怪叫。聽他的說法，好像唐善並不是第一次失去記憶。

元雨苦笑一聲，將牛奶擺到唐善手邊，拉開他身邊的椅子坐下。離他很近，甚至還伸手摸摸他的頭髮，「忘了也沒關係，你不要害怕。」

動作太自然、太親密了。唐善卻不覺得有哪裡不對，好像這個人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對於這個人特別放心，不覺得他會對自己造成什麼危害。明明是不熟悉的人，自己卻無條件地信任對方。

「等你用完早餐，我再帶你四處逛逛吧，说不定會想起什麼。」元雨笑著說。

心胸寬闊，毫不介意他失憶，還親切地要帶他出去……幫他做早餐、又這麼寬容，真是個大好人。

唐善感激的說：「謝謝你。你人真好。」

正在喝果汁的傑克一聽，嘴裡的果汁全都噴了出來，還咳了好幾聲。

「你是怎麼了？」元雨唸了句，拿抹布丟給傑克，讓他自己清理桌子。

「都是因為……」傑克很無辜地想辯解，卻被打斷。

「管好你的嘴巴。」元雨冷冷道。

傑克噤聲，不敢再吭一聲。

唐善來回看著暗潮洶湧的兩人，他當然看不出其中癥結，最後目光停在傑克身上，因為他表情最豐富複雜，不甘心又有點生氣地瞪了他一眼，不過仍乖乖擦桌子。

「快吃吧，等會帶你出去。」元雨提醒他快點用餐，語調溫柔，卻有點強勢的感覺。

是錯覺嗎？為什麼他總覺得元雨在迴避某些事情。

唐善望向元雨，仔細觀察對方，他視線是放肆的，卻沒被拒絕。元雨眼神裡帶有鼓勵的回應，好像很享受被他盯著看似的，讓他都不好意思了。

收回視線，他低頭吃早餐。不可否認，他對元雨魔性的外表確實有點動心。但對方是男性，他也是男性，這樣太不正常了。

在心裡唸了好幾句我是正常人，把早餐嚥下，再喝一大口牛奶，快速解決眼前的食物。

傑克哼了哼，一副看好戲的模樣。

唐善覺得奇怪，放下餐具，正式開口詢問：「我能問個問題嗎？」

「你說。」元雨和善地鼓勵他說下去。

「請問你們跟我是什麼關係？」朋友嗎？可是感覺又不太像。他實在疑惑。

「先聲明，我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只是來蹭飯吃的閒人。」傑克立即將關係撇得乾乾淨淨。

「這樣啊。」唐善原本以為傑克和他是室友關係。他又問：「元先生是房東吧？我是這裡的房客嗎？」他睡在這裡的房間，所以他猜想自己是房客。而元雨還特地準備早餐，大概是房東沒錯吧。

「這麼說也行，暫時先這樣吧。」

給這麼個不明不白的答案，豈不是更讓人困惑嗎？而且，暫時先這樣到底是什麼意思？！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啊！唐善覺得有種被耍著玩的感覺。

「另外，我姓李，名元雨，你可以叫我元雨。」李元雨更正唐善對他的錯誤稱呼，又轉頭對傑克說：「你，得叫我李先生。」這是順便糾正。

「嘿！再怎麼說，我認識你可比他認識你來得早，怎麼他可以喊你元雨，我卻得叫你李先生！」傑克忿忿不平，瞪向無辜的唐善。

唐善似乎能看到他眼中不甘的火焰。

「因為唐善是唐善，而你不是唐善。」李元雨回答。

又是一個繞口令似的謎語。唐善聽得不甚明白，傑克卻像是聽懂了，安靜下來，不再追問。他明明是當事人，卻一直狀況外，讓他有股很深的挫折感。

「我吃飽了，謝謝招待，非常好吃。請問盤子要一起收嗎？」唐善轉移話題，打算連同傑克的盤子一塊收。

「讓傑克收吧。走，我帶你到外面逛逛，我們小鎮說大不大、說小也不小，想逛完大概得走上一整天。」

「一整天吶！」唐善忍不住驚呼出聲。

「因為沒有交通工具的關係，這裡可沒加油站，你只有騎單車跟走路的選擇。」傑克邊說邊收走杯盤。

李元雨問唐善：「你不介意走路吧？」

「不介意。」

「那我們走吧。」李元雨起身，牽著他的手，一同離開餐桌。

因為他的動作太自然，唐善第一時間雖覺得不妥，卻抽不回手，最後只能任由對方牽著。

李元雨拿了兩個人的風衣，是防水材質，款式和顏色相當古典，身材高軀的李元雨穿上相當合襯。

矮人一截的唐善開始擔心自己穿起來會不會像小孩偷穿大人衣服。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他多餘的擔心。李元雨給他的大衣尺寸小一號，完全符合他的身高，如量身訂作一般。

然後，不意外地，他在袖口找到自己姓名的繡字——這件合身的大衣本來就是屬於他的。

他現在好像比較能進入狀況，不再那麼恐懼徬徨，跟著李元雨的腳步一塊走出房子。屋外的庭院照料得很好，草坪整齊乾淨，其中一塊種植著可供食用的蔬菜，完整且漂亮，看得出主人的用心。

「剛才吃的生菜是你自己種的嗎？」唐善隨口問，心裡不禁對李元雨產生敬佩。說起園藝，他也頗有心得，他以前住的地方——奇怪，他以前住哪？怎麼突然想不起來了？

「庭院是我們一塊整理的，但菜圃是你堅持要的，平常也是你負責栽培，我沒幫上什麼忙。」李元雨回應，語氣似乎有些落寞。

換句話說，他欽佩的園藝手藝就是他自己。哈，多幽默。

「抱歉，我沒印象了。」唐善道歉，又問：「我在這裡住很久了嗎？」

「的確有段時日，但確切時間我也不記得了。」李元雨歉然一笑，輕巧地迴避他的問題。

唐善不好追問下去，移開視線，開始打量附近的建築物。一時間，他覺得自己好像穿越時空，來到十九、二十世紀的交接時期，建築風格雜亂無章，鄉村小屋與高樓大廈並排、石磚與水泥牆交錯出現，他從沒看過這樣的景象。

路上沒有行人，靜得像是空城一般，只有他與李元雨在灰色石磚道路上行走。雨霧濛濛，更遠方的景物是白茫一片。

氣氛弔詭！沒人會喜歡這樣毛骨悚然的氛圍，至少唐善非常不喜歡。

「小心腳下。」

李元雨開口提醒，但唐善已被石磚給絆了一下，差點跌個狗吃屎，所幸被拉了一把，但也整個人都撲到李元雨身上。

李元雨輕笑出聲，唐善貼緊著他的胸膛，能感受到他輕笑時的震動，尷尬得想鑽個洞躲進去。

「謝謝。」唐善道聲謝，讓自己站穩，離開李元雨的懷抱。  
唐善退開的瞬間，聽見李元雨發出遺憾的嘆息。而他的手仍擱在他腰間，沒有收回的打算，扶著他走了一小段路。

總覺得自己好像被當作女士來對待。

「李先生，我想我能自己好好走。」唐善不習慣這樣的行為，稍微加快腳步，想藉此擺脫腰間的手。

他的意圖太明顯，李元雨一察覺，立刻舉起雙手作投降狀，向他致歉，「抱歉，老習慣又犯了。你別太介意，這只是我下意識的行為。」

「所以不論男女，你都會這樣嗎？」問句脫口而出，唐善都覺得自己反應太快，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用生氣的語氣問話。

「當然不是。」李元雨反駁，「我只對我喜歡的對象這樣。」

唐善一聽，錯愕地停下腳步，望向李元雨，對方神情複雜，帶著埋怨的情緒看他。

「李先生，你喜歡的對象是指一般朋友之間的喜歡嗎？」唐善打算問個清楚。他心裡其實既排斥又有些害怕，偏偏忍不住好奇真相。雖然他不知道，這些莫名其妙的情緒是從哪裡來的。

「你別叫我李先生，我聽了難受。」李元雨苦笑，沒回答他的問題，卻糾正他的稱呼。

一再被糾正稱呼，唐善不耐地想：難道這是件很嚴重的問題嗎？他就喜歡稱呼他李先生不行嗎？他可不覺得他們之間是能稱呼彼此名字的關係。

等等！難道說……

「李先生，你和我到底是什麼關係，請你老實告訴我。」

「元雨。請你這樣稱呼我。」李元雨堅持，但對他的問題卻三緘其口。

唐善瞪著他許久，最後讓步，「好吧，元雨，請你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你不是已經知道答案了嗎？」李元雨沒正面回答，卻認可了唐善心中呼之欲出的答案。

「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我又不是同性戀！」唐善暴跳如雷地堅決否認，情緒似乎有些崩潰地往後退開。

「你當然不是同性戀，你只是喜歡我而已。」李元雨伸手想拉回快偏離人行道的唐善，卻被狠狠推開。

「別碰我！你這個騙子！你是不是看我失憶所以才這樣耍我？我告訴你，這種玩笑一點都不好笑！我怎麼可能喜歡男人？我明明喜歡女人，我喜歡跟女人做愛……」

唐善越退越遠，人幾乎要走到道路正中央。突然，一輛馬車從濃霧中出現，馬伕的大吼與馬匹的嘶聲大響，速度飛快的擦過唐善身側。

差那麼一點，他就要被馬車輾過，他驚呆了！而且——見鬼的這裡怎麼會出現馬車？！

突然，被衝過來的男人拉回人行道上，仍在驚愕中的他茫然回望對方，只見李元雨一臉憤怒。

「忘掉！」

忘掉什麼？唐善一時間反應不過來，滿臉疑惑。

「我要你把跟女人做愛的事給忘掉！最好給我忘得一乾二淨！」李元雨因為忌妒而扭曲的臉顯得猙獰，命令口氣強勢而霸道。

他怕這樣的李元雨。「放開我……」唐善開始掙扎，卻敵不過對方的力氣。

奇怪，李元雨明明看起來纖瘦文弱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氣？唐善被強迫制伏在地，臉貼著積水的石磚地，地上的濕土都沾到身上。

「你得發誓再也不會提起，我才會放過你。」

李元雨壓在唐善背上，令他幾乎不能呼吸，聽見唐善發出痛苦的悲鳴也不肯放手。他是真的生氣了！

「快點發誓！」

「嗚嗚——」

「唐善，你不要逼我！」

「嗚……我……發誓……」唐善痛得眼淚都被逼出來，迫於無奈，只得求饒。

李元雨這才善罷甘休，放開他，又萬般溫柔地將他扶起，摟著驚魂未定的唐善，拍拍他的背，幫他順氣。

唐善神情放空，一眨眼，眼淚掉了下來。他其實並不想哭的，但他控制不了自己。好可怕，這樣好可怕……

「乖，別怕，沒事了。」李元雨安撫著他，用哄小孩的語氣。

唐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任由他拍背摟腰。

「你要繼續逛嗎？我們還走不到三分之一呢。」李元雨詢問他的意見。

可唐善已心生怯意，實在不願再和對方獨處。「我想回去了。」

李元雨也沒說什麼，小心扶起唐善，貼心地帶著他一步一步往回走。等唐善漸漸恢復力氣，想自己走時，已經錯過拒絕的時機了。

兩人回家時，傑克正準備離開，三人在門口相遇。

「天吶，你是摔倒還是被馬車輾過？太慘了吧你！」傑克見到唐善的慘狀，口無遮攔的驚呼。

「你已經要走了嗎？」唐善臉色慘白，以眼神對傑克發出求救訊號：求求你別走，別丟下我跟他兩個人獨處。

傑克看看唐善，又看了看李元雨，眼神在他們兩人之間來回梭巡後，就說：「你們夫妻吵架別扯上我，我要先走了！」說完逃也似地走了。

如此一來，現在就只剩下李元雨和唐善。

李元雨將人帶到客廳先安置好，卸下大衣擱到一邊，隨後以謙卑的姿態跪坐在唐善面前，雙手放在他雙膝上，卑鄙地暗自壓制他的行動。

「唐善，別怕我。我最不願意傷害你，我愛你，你得相信我。」

「但你剛剛就傷害我了。」

「那是意外……你不該在我面前提起跟其他人做愛的事情，男女都不行。剛才的事我很抱歉，都怪我實在太小心眼了。」李元雨誠意十足的道歉。

但對唐善來說，多有誠意都沒用。

「浴室在哪？我想洗澡。」他轉移話題，不願繼續討論。他腦海裡沒有和李元雨相愛的印象，所以對方再深情都沒用。

他不是同性戀，他對李元雨沒感覺，以後也不會有感覺！唐善反覆提醒自己。

他覺得自己此時此刻很清醒，卻忘了，他第一次看見對方時確實心動了。

「我帶你去。」李元雨很爽快地放開他，拉起他的手，牽著他到浴室去。

浴室在二樓，爬上樓梯，經過他的房間就到浴室了。

李元雨跟著他一塊走進浴室。

唐善瞪著他，但李元雨無視他的目光，介紹起衛浴用品，「洗髮精、沐浴乳、肥皂、洗臉用肥皂，毛巾在櫃子裡。」

只是介紹完了，他人卻不走。

唐善退到浴室一角，全身警戒地盯著對方。浴室的門在李元雨身後，他現在是插翅難飛。

媽的！他會怎麼蠢到提議洗澡呢？唐善這才有了危機意識。

「不能一起洗嗎？我也全身濕透了。」李元雨使出哀兵政策，楚楚可憐的哀求。

「不要！」唐善不假思索，立刻拒絕。

李元雨表情受傷，深深嘆了口氣，「我明白了，我這就出去。」

沒想到對方這麼配合。唐善看著他打開門，跨出浴室前，還回頭多看他一眼——那麼哀怨，那麼惋惜。

「我去準備你的換洗衣物。」語畢，男人真的離開，將門牢牢關上。

唐善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什麼難以饒恕的壞事，很有罪惡感。可他把人都忘了，李元雨怎麼能期待他會以情人的方式來對待他，更別提兩個人都是同性。

不否認李元雨是個漂亮的出色男性，但是同性戀——同性戀耶！同性戀對他而言可是全新的領域啊！

唐善獨自在浴室裡鬱悶好久，重新整理好情緒，才脫掉身上濕重的衣物。而一看見自己在半身鏡裡裸露的上身，他整個人都怔住了。

他的身體上布滿青紫殷紅的痕跡，那是多激烈的性事才能留下這麼多吻痕。有些吻痕幾乎快消失了，呈現淺黃的顏色。

這不是一、兩天累積出來的戰績，怕是好一段時間縱慾的成果。

唐善不敢置信地脫下褲子，檢查身上誇張且過多的吻痕，甚至難以啟齒的部位也有。這要多麼不厭其煩的反覆愛撫啃咬，才能這麼徹底。

這是被人深深愛過的身體。

唐善雙手抓緊肩膀，彎下腰來，無法好好站立。

他的身體好像不是自己的了……

敲門聲響起，李元雨在浴室門外對他說：「唐善，我把你的衣服拿來了，你要拿進去，還是我幫你放在外頭的籃子裡？」

「放……放在外面！」唐善喊著，語帶驚慌。

他要怎麼用這副身體和李元雨見面？他全身滿是令人無法否認的、相愛的證據！

## 第二章

花費近一小時的時間洗完澡，唐善情緒複雜，圍著浴巾，小心翼翼地走出浴室，不幸中的大幸是李元雨並沒有在門外守株待兔。

他環顧四周，再三確認李元雨不在附近，趕緊拿衣服往身上套，穿戴整齊後，他突然間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。

整個人愣在原地，沒有想法。

窗外雨聲稍歇，屋內安靜得恐怖，陰暗潮濕的走廊上氣氛詭譎。

他看見自己房間的門半開，透著一點光。

他大起膽子，走去探看，就見李元雨正讀著他桌上那本文藝愛情小說。

現在想來，也許李元雨就是那本書的主人。

唐善確認後，本想退出房間，因為他暫時還不想跟對方正面相對，可退後一步，卻撞到身後的門板，發出不小的聲響。

該死的！唐善暗自咒罵一句。

李元雨轉頭過來，發現他的存在。

「你洗好了啊。」李元雨和善一笑，也不笑他笨拙。

那抹溫柔微笑讓唐善瞬間看呆了。他從沒看過這麼美、這麼魔性的男人。

唐善回過神來，驚覺自己的想法，嚇得倒抽口氣，別過臉、低下頭，不敢再盯著對方的臉看。

李元雨發出極度無奈的苦笑，從椅子上站起身。

唐善緊張地皺緊眉頭，瞪著李元雨的腳，眼看他步步逼近，只得拚命往外退，退到房間外頭、背部撞到走廊的牆壁為止。

「我是梅杜莎嗎？」對於他明顯的逃避動作，李元雨不甚愉快地調侃一句。

而唐善依舊不言不語。

「你別怕，我只是想去浴室。換我洗了。」話說完，李元雨便往浴室的方向走去。人一走，唐善鬆了口氣，脫力跌坐在地。

雨終於停歇，雨聲不再，換上的是不遠處浴室的流水聲。想到在浴室裡頭的李元雨可能赤身裸體，唐善嚥了口口水，有些心跳加速。

他不能再待下去，太危險了！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腦袋，他竟下意識地幻想李元雨赤裸的畫面……

他不想承認他對李元雨有慾望！

所以他逃跑了。

在不清楚東南西北的小鎮、完全陌生的環境，一個人胡亂逃竄，沒有目的也不知道可以往哪裡去，他只是想逃離李元雨。

直到他跑累了、體力用盡，再也跑不動，他才緩下腳步。發現四周已經是全然不同的風景，他已跑出李元雨帶他走過的地方——

徹底迷失自己。

仔細觀察四周，一邊是類似中心廣場，一邊是石磚樓梯。他處於下方，好奇於上頭會是怎樣的景象。



他正想往上走，卻被叫住。

「唐善先生！真巧，在這裡遇到你！」

穿著巡警制服的女警向他走來，邊走邊將不合身的褲子拉好，笑容開朗，似乎跟他相當熟識。

「妳認識我？」

女警愣了一下，奇怪道：「我當然認識你，全鎮有誰不認識你。你怎麼了？怎麼會問我這問題？」

「為什麼全鎮的人都認識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？」唐善反問。

「你是李先生的伴侶，鎮上誰不知道你。啊……糟糕，你該不會又失憶了吧！」女警回答後才反應過來，中氣十足且高八度的聲音有些刺耳。

唐善耳朵隱隱作痛，抬手掩住一邊耳朵，退開一步，跟她拉開距離。

「李先生怎麼沒跟你一起？」女警探頭看向唐善身後，沒有任何人。

「李先生是指李元雨嗎？」

「當然，不然你以為是哪個李先生？奇怪，李先生怎麼會放你一個人？沒道理。」女警滿是疑惑。

而唐善一點也不想解釋。他追問：「李先生是很有名的人物嗎？」

女警大笑出聲，好像聽到什麼很荒唐的問題。

唐善尷尬不已。難道這是什麼愚蠢的問題嗎？

停下誇張的笑，女警回答，「李先生是鎮上的管理人，類似鎮長的職務。」

「類似鎮長的職務？不算是鎮長嗎？」

「不能算是鎮長，我們這裡不歸政府管轄，嚴格來說李先生就像是這裡的國王喔。你的伴侶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」女警搖頭感嘆，「要是我再年輕個十幾歲，肯定會無所不用其極的爬上李先生的床。」

去爬吧，我也肯定不會介意，完全不會阻止妳。唐善在內心吶喊。但這種不禮貌的話他還沒膽說出口。

「妳現在有空嗎？我想四處看看，妳能陪陪我嗎？」唐善提議。

「不行吶，我待會還得繼續巡邏。不過我能找個鎮上最閒的人來陪你。」女警立刻朝對講機說話，「有誰在 510 區……去叫傑克過來 603，唐善先生在這裡。」

沒多久，傑克就出現了，他臭著一張臉，一來就對女警大發牢騷。

「找我幹麼？我才剛要睡耶。」他沒好氣的說，又瞪唐善一眼。

女警豪氣萬分地出手敲了下他腦袋，「你這傢伙！對唐善先生禮貌點！」

「妳幹麼！很痛耶！」傑克抱頭大喊，趕緊躲到唐善身後，將他當作擋箭牌。

「別以為你躲在唐善先生後面我就拿你沒辦法！」

「妳還想怎樣？女魔頭！」

「你！」女警拿著警棍越過唐善，就往傑克身上招呼。

無辜的唐善夾在中間，連衣服都被傑克扯亂。

女警洩憤之後，拍拍唐善的肩說：「抱歉，讓你看笑話了。傑克對鎮裡的大小事都很熟悉，有什麼問題就問他吧。我要繼續巡邏了。」

傑克確認她是真的離開後才放開唐善，卻發現唐善的襯衫被他抓皺了一片，怎樣也恢復不回來。他咒罵一聲，費力地想把皺巴巴的襯衫拉平。

「完了、我完了。我會被李元雨給殺死。」

唐善轉頭，他的角度只能看到傑克半顆頭。

「你為什麼不乖乖待在家？還跑到外頭來，李元雨知道你跑出來嗎？」傑克最後惱羞成怒的放棄，不想再管襯衫怎樣。

唐善不合時宜的沉默。

察覺到氣氛不對，傑克猜，「你沒跟他說是不是？」

唐善轉過身，一臉有口難言的模樣。

「喔，你真的很麻煩！」傑克翻白眼，掏出手機就要撥號。

唐善連忙壓住他的手，並抽走他的手機，動作俐落地切斷通話。

「你幹麼啊！」

「請你不要跟他聯絡。」

「什麼？！你想害我被殺嗎？」傑克怪叫，想搶回自己的手機。但唐善將手高高舉起，礙於身高差，傑克伸直了手也碰不到。

「渾蛋，你他媽的可以再卑鄙一點！」傑克又跳又叫，還是連手機邊都摸不到。此時，手機響起，唐善看了一眼，是李元雨回撥過來。他轉過身迅速將手機電池卸除。

「手機還你，電池……我先留著。」他將手機還給傑克，卻將電池放進褲子的口袋。心裡雖然有點抱歉，但還是擺出一副正常神情。

「你居然用我的手機掛李元雨的電話？！死定了，我這下真的死定了！」傑克快被逼哭了，他一把搶回手機，沒有電池螢幕當然全黑，頓時哇哇大叫起來。

「帶我四處晃晃吧，這條路上去是哪裡？」唐善強勢地要走，走了一小段路後，回頭看看傑克。

傑克站在原地，惡狠狠地瞪著他，沒有動的打算。

「你不要以為凡事都能稱心如意。」傑克語氣忿忿，相當不爽。

「我都失憶了，你看我像是凡事都稱心如意的樣子嗎？」唐善反駁。

傑克沒話說，但表情依舊很糟。

「還是讓我一個人亂走，到時迷路回不去，我想你會更麻煩。」唐善說著，又繼續往前走，他想傑克會跟上來。

過沒多久，傑克真的跟了上來，嘴裡不忘碎唸幾句，「該死的，你擺明吃定小老百姓。失憶前跟失憶後都一樣，自私的惡魔！」

唐善無視他的抱怨，執意往上，爬到樓梯盡頭，站在高處，他看見截然不同的風景。小鎮坐落於盆地中，四面環山。他所在的地點並不是中心，而是最偏邊的一處，更裡頭的建築風格複雜、排列亂無章法，像是迷宮一樣。

倏地，一陣強風吹過，濃霧襲來，將原本的景色全數覆蓋。濃霧之下的城鎮，陰沉詭譎，若是貿然往裡頭闖，肯定會迷路。

「這霧來得真是時候。什麼都看不到了，我們可以回去了嗎？」傑克用幸災樂禍

的語氣催促他趕緊回去。

「但至少還能逛逛外圍。」唐善不肯放棄，又自顧自走下階梯。

傑克在他背後咒罵幾句難聽的話，但還是跟上。

越過一旁道路時，唐善回頭對傑克說話，「小心馬車。」

「不勞你費心，我自己會走。」傑克白眼以對，不屑說道：「再怎麼不濟也比你這失憶的強。」

「也是，我剛才就差點被馬車輾過。」唐善平安地過了馬路，等傑克跟上，又繼續前進。途中順道問問傑克關於城鎮的問題，像是為什麼建築風格如此迥異，似乎沒有規劃，還有為什麼會有不合時宜的馬車等等問題。

傑克卻支支吾吾，說不出個所以然。

「我來的時候就是這樣了，你問李元雨比較清楚。」最後他將問題通通推給李元雨。

唐善所有問題都沒有得到答案，只好專注於周遭風景。

當他們經過一處山洞時，他停下腳步。山洞深黑不見底，好像要把人吸進去。

「走了啦！不要站在中央，你想被車撞死喔！」傑克催促，將怎樣都不肯走的唐善拉到一旁。

但唐善沒辦法移開視線，一直盯著山洞的深黑，他突然有種奇怪的預感——這山洞不會有車往來，而且他一定得走過去才行。

「喂！你想幹麼？」傑克看穿他的意圖，迅速抓住他，不讓他進山洞。

「我得過去另一邊。」唐善意志堅定。

「瘋了嗎？你是想自殺還是怎樣？」

「不會有事的，我知道這裡沒有車會經過。我有預感。」唐善說完就覺得自己的立場太薄弱，預感這東西太不可靠了——

可他深深相信自己！

「別開玩笑了，真讓你走過去，出了什麼事，我要怎麼跟李元雨交代！」

「你要相信我，傑克！我說的是真的！」

「老兄，別鬧了！」傑克一點都不相信，還要拉他，卻被對方的動作嚇了一跳。

「喂！你幹麼！」

唐善伸手探進傑克褲子口袋裡，拿出手機，將電池裝回去。

「抱歉，借我一下，我需要手機的光。」說完，人就往裡頭走。

「喂！你真的要進去啊！喂！喂喂！」傑克叫也叫不住，眼見唐善筆直闖進山洞，他心中暗叫不好，跟著闖進去，不顧一切地撲倒唐善。

唐善這一摔，手機也跟著飛出去。

「傑克，你做什麼？！」

「當然是要阻止你啊！」傑克說得理所當然，並抬頭尋找掉落的手機。

唐善察覺到他的動作，也跟著望向手機的方向。手機就在他們正前方，光由強轉弱，最後山洞又暗了下來。

就在此時，唐善發現手機旁不遠處，有某樣東西藉著手機漸散的微光閃著微弱的

金屬光芒。他猛地坐起，將傑克推到一旁去。

「哇啊！你幹麼！」傑克驚呼，還以為他要搶手機，卻發現他往另一個方向走去，「你做什麼？」

「有東西。」唐善摸黑撿起，發現是條鍊子，掛著什麼東西他看不清楚。

傑克連忙爬起來抓著他的肩膀，強迫他往外走，「不是你的東西別亂撿！」唐善被推出洞外，有光之後才看清手上的物品，發現是個金色吊墜，是能放照片的那種，只是被壓得扭曲凹陷。

很奇怪，他直覺這東西是屬於他的。

「這是我的東西。」唐善對傑克說，接著試圖打開吊墜，想看看裡頭有沒有擺放照片，又會是誰的照片。

吊墜凹陷得厲害，他花了好些力氣，但吊墜仍像緊緊閉著嘴的蛤蠣，怎樣都打不開。

「別玩了。你有閒玩那東西，倒不如快點回去。」

「別吵我，我快打開一點了。」唐善揮手，驅趕擾人的傑克。

「喂！你以為是在趕蒼蠅啊！」傑克叫了幾句，見仍無法動搖他，聲音這才停歇。唐善勉強打開一道縫隙，隱約可見照片上是個有黑色長髮的人。他看不清長相，但黑色長髮讓他想到一個人。

「找到你了。」

那人的聲音突然從身後響起，嚇了唐善一大跳，差點弄丟項鍊。

大風颳起，那人的頭髮飛散，落在他肩膀上，搔過他的頸肩與臉頰。對方站得離自己太近，近得連呼吸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李元雨帶著勃然怒意，站在唐善身邊，抓住他的肩膀，讓他無處可躲。

「為什麼不說一聲就離開家裡？為什麼要趁我洗澡的時候逃走？」李元雨逼問。唐善不敢回答。

而發現他手上的項鍊，李元雨伸手搶過，打量一會。

「在哪找到的？」李元雨聲音更沉，是發怒的前兆。他的視線從悶不吭聲的唐善身上移開，看向傑克。

「是他自己在山洞裡撿到的。不關我的事啊！我阻止過他，但他執意要進去。」傑克趕緊撇清關係，免得待會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「這是我的東西。」唐善非常篤定，抓著鍊子另一端，不讓李元雨整個拿走。

「我知道是你的東西，是我送給你的。」李元雨放開吊墜，冷哼一聲，「你記得項鍊是你的東西，卻忘了我。」

想不起來就是想不起來，他自己也很著急啊！唐善瞪著他，將項鍊收回口袋裡。突然想到裡頭的照片，問道：「你看過裡面的照片嗎？」

「當然，你放的是我的照片。」李元雨打發走傑克，摟著唐善的肩往回走。

「那為什麼我會把項鍊丟在山洞裡？」唐善追問。

「有一天我們吵架，你跑出去，之後就沒有再看過這條項鍊了，大概是那時候丟的吧？」

唐善覺得奇怪，就因為跟人吵架而把東西丟掉？他不覺得自己是這麼情緒化的人，這怎麼想都不對勁。

被動地跟李元雨走了一段路，唐善突然停下腳步，不願前進，「你為什麼要說謊騙我？」他轉頭質問。

「我沒有。」李元雨否認。

「我不可能把別人送我的禮物丟掉，頂多收起來而已。我不是你說的那種人。」唐善眼神堅定，肯定他說謊。

「你當時大概是喝醉了。」

又說謊！他明明不喝酒！

唐善感到憤怒，為什麼要騙他，為什麼對他說一個又一個的謊！

「騙我很好玩嗎？」

話剛說出口，唐善猛地一怔——這話他好像之前說過？

他努力回想。好像是在李元雨房子裡發生的事，李元雨用一種擔心又愧疚的表情看著自己……光是想起這片段，就讓他情緒起伏。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那天我們為什麼吵架？」他問。

「我忘了，似乎不是一件重要的事。」李元雨答。

不是重要的事，他會氣到把項鍊丟到山洞裡嗎？唐善心一沉，他發現自己完全不能信任對方。

「別站在這裡，我們快點回去吧。」李元雨催促，摟著他肩膀的手微微施力。

「我不想跟你回去。」唐善撥開他的手，退了一步，「我沒辦法跟一個一直在騙我的人住在一起。我不相信你。」

「不回我那，你能去哪？」李元雨質問，篤定他根本沒地方去。

「我可以去警局，向警察求助。」

「別白費力氣了，警察只會把你送回我家。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人，誰還敢窩藏你？」

「我寧可露宿街頭——」唐善賭氣，不想認輸。自己是鬥不過他，但也不願就此示弱。

李元雨知道，唐善不是會說笑的性格，他是認真覺得露宿街頭都比回家來得強，他已經失去對方的信任了。

李元雨笑了起來，笑聲低沉而輕快，像是解脫一般。

唐善冷不防地打了個冷顫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也懶得再扮好好先生，跟我走，或是我壓著你走。」李元雨臉一沉，和善親切的氣息全失，目光凌厲而狠絕，彷彿換了一個人。

這才是他的真面目嗎？唐善驚訝於李元雨的轉變。兩人一進一退之際，他已撞到身後的牆。

「你……」唐善轉頭想看有沒有退路，卻發現無路可退，才剛要回頭，倏地頸肩一痛，眼前一黑，便失去意識昏了過去。

他再次醒來是在柔軟的床上，眼前是一樣白的天花板。他是被布穀鳥鐘給吵醒的，聲音連響十一下，十一點了。窗簾掩著，一點光都透不進來，他看不見窗外的天色，現在或許是晚上。

接著他聽見闔上書的聲音。

他轉頭望去，李元雨就坐在書桌前，正在讀那本愛情文藝小說。果然不是他的書，而是李元雨的書。

「晚安。要吃晚餐了嗎？我去幫你準備。」李元雨對他微笑。他的表情正常得很，一切都雲淡風輕，更顯得不正常。

唐善思緒轉了一圈，緩緩坐起身，面對李元雨坐好，觀察他好一會兒。

「怎麼了？」李元雨和善微笑，疑惑地回望他打量的目光。

唐善一言不發，緩緩低下頭，不想看他，沒多久卻聽見李元雨嘆息一聲。

「我下去準備晚餐，你——先梳洗一下。」李元雨邊說邊站起身，開始走動。

他盯著地板的紋路，看見李元雨的腳漸漸逼近，停在他面前，動也不動許久。

他想幹麼？唐善揣測不安。

他看見地上微弱的影子，舉起了手，湊向他。那瞬間他身體緊繃，李元雨的手停在空中，影子已經碰在一塊了，但實際上還沒有接觸。

他緊繃著神經，不知道李元雨到底會不會碰到他，是要打他還是要摸他呢？唐善一顆心懸著沒著落，停置許久。

最後，李元雨放下手，什麼也沒說，連嘆息都沒有。退了一步，轉身離開房間，將空間留給他。

唐善重重鬆了口氣，緊繃的神經鬆懈下來。扶額反省，他厭惡自己，他怎麼會這麼軟弱？他應該正面和李元雨把話說清楚，而不是選擇逃避。

但他下意識地選擇逃避。因為他抵抗不了本能、因為他害怕了。

喔，他討厭這樣的自己。

自我嫌惡許久，才下床到浴室梳洗，從浴室的氣窗看到外頭天色陰暗，偶爾聽見窗外傳來風的呼嘯。

唐善沖了個冷水澡，逼自己一下子清醒。前後不到五分鐘。他對鏡子裡的自己深深嘆口氣，他都不清楚自己在搞什麼，情況是亂七八糟、一蹋糊塗。

結果忙了一整天，唯一的收穫就是那條項鍊。

想起項鍊，唐善摸向自己口袋，發現項鍊不見了！

他第一時間反應：肯定是被李元雨拿走！便慌慌張張地開門，想去興師問罪。不料門一開，李元雨就站在外面。

唐善嚇一大跳，往後退了一步，差點沒跌倒。

「你站在外頭做什麼？！」他惱羞成怒的質問，莫名心虛起來。

「我本來要去做飯，但又擔心你逃跑。想了想，還是看著你比較保險。」李元雨的笑容退去，陰沉著一張臉盯著他。

「你不只要控制我的自由，還要奪走我的隱私嗎？」

「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祕密。」

那你為什麼要對我說謊？

唐善緊皺眉頭，李元雨的話太荒唐，他應該要有自覺才對，但對方卻是如此理直氣壯，令人無法開口質疑。

### 第三章

唐善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是煎好的培根與薯條，以及白煮蛋。他是被人半拽半推帶到餐桌，李元雨雲淡風輕地催促他快吃，還幫他倒了杯牛奶。

「多補充鈣質能讓心情穩定點。」李元雨微笑，將裝滿牛奶的杯子推到他面前。唐善白眼以對。

「你把我的項鍊拿走了對吧？」他立刻興師問罪。

「說什麼？你不是把它收起來了嗎？」李元雨裝傻，否認有做這種事。

「我明明就放在口袋裡，剛才卻不見了！」

「所以你就懷疑到我頭上？」

「不是你，還會有誰？」

李元雨臉一沉，像要發脾氣的前兆。但他又隱忍下來，笑了笑，推推唐善面前的盤子，「快吃吧。今天沒雨，我再帶你四處晃晃。」

「我不——」唐善拒絕的話還沒說完，電話就響起打斷他。

李元雨站起身，離開廚房去接電話。唐善的目光跟著他，看著門許久，抵擋不住好奇心，偷偷摸摸地跟去，小心探看。

李元雨說話的語氣很不耐煩，像在與對方爭執。

「這點小事也要我出面處理，你們自己看著辦！」

對方說了些什麼，讓李元雨沉默下來，空白時間許久。

「知道了，我會過去。」說完，他掛上電話。

李元雨往廚房的方向走，唐善趕緊回到座位上坐好，握著叉子撥弄盤子裡的培根，以掩示剛剛偷窺的行為。可弄巧成拙，反而讓人一眼看穿。

李元雨靠在門邊，雙手環胸，看著唐善假裝的動作——低頭猛吃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明顯心虛的樣子。

「你聽到了吧。」不是個問題，而是肯定句。

唐善身體一僵。

「我待會得出去一趟，你乖乖看家。」李元雨語氣稍嫌強勢，目光始終停在唐善身上。

唐善頭也不抬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對他的話也不給回應。

李元雨待了一會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也沒有走過來的動靜、沒發出一點聲音，然後就離開廚房。

唐善豎起耳朵仔細聆聽，期待李元雨快點出門。不久，他聽見一些金屬的聲響，然後是關上門的聲音。

門一關上，他立刻往大門奔去。從鷹眼往外看，確定人是真的離開，才伸手握住門把一轉——

「喀！」門把卡住。

唐善愣住了下，反應過來便猛轉門把，但轉到某個角度就轉不過去了，卡得死緊。門被鎖死了！他轉頭找其他可能的出口，三步併作兩步快速上樓，跑回他的房間，那是他知道唯一有大型窗戶的房間。

拿開仙人掌，拉開窗簾。

瞬間，他被眼前的景象震驚——窗戶被木板給封死，掩得嚴密，難怪光照不進來。唐善不死心，轉頭搜索其他房間，說不定只有他的窗戶被封死。但他找遍房子裡的所有房間，房間全都一樣僅留氣窗那種小窗口通風。李元雨將他鎖死在屋裡，一點活路都沒有。

唐善崩潰的抱頭大吼，宣洩無處可發的苦悶情緒。喊得累了，整個人癱倒在地。他眼神呆滯看著天花板，想不透為什麼李元雨對自己這麼執著，甚至還限制人身自由。

他要是有機會逃出這裡，一定要控告他、告死他，讓他後悔這麼做過！唐善忿忿想著，總算冷靜許多。

他這時才注意到天花板的木頭紋路有點奇怪，有一個正方形範圍的紋路與其他都不同。唐善站起來，仰頭觀察許久之後，決定再進一步看看那究竟是什麼。

他記得這層樓有個倉庫，剛才打開時有看到掃把拖把之類的物品，他連忙跑去隨手挑了一樣，回到房間，對著奇怪紋路的木板敲了敲，裡面發出空心的聲音，而且一頂就往上移，竟是塊能移動的木板。

唐善將木板推開，移到旁邊去，搬來張椅子墊著，踩上去看究竟。

上面是個閣樓，最上方有塊密封的玻璃窗，微弱的月光從窗外射進來，令他勉強能看清室內景象。

裡頭有一張桌子、兩張椅子，還有其他家具蓋著布，依輪廓隱約看得出是床鋪、沙發、畫架、桌几、燭台——等等物品。

桌子上還擺著其他物品，距離太遠，他看不見是什麼東西。

唐善奮力撐著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爬進去。他拍拍沾上灰塵的衣袖，拍不掉也索性不管。

他走到桌前，桌子放在窗戶下，外頭的光透進來，落在桌面上。

一罐罐的玻璃瓶裡裝滿紙星星，桌上還有沒用完的紙條。他對這些東西有點印象……